

我的一生

作者：李宗霖（上海）

(上接2015年3月20日第8版)

我是怎样成为“右派”的

才出了医院，我就去学校里。等着我的将是什么，我一点也没有预感。

走进校门，看到的是一片大字报的海洋。虽然满目是惊心的大字报和画在上面的红色的叉叉，比起后来十年动乱时要少些杀气。对被揭批的人还有“迷途知返”的提示。即使对在当时成为众矢之的的“六君子大字报”，也还有“不要受蒙骗的”正告。

在“正告”工会正副主席的大字报前，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“恍如隔世”，却被抓住了。还没有走出十来米，一张大字报就贴出来了，用的还是“正告”，口气不同了，说这是对我最后的挽救，要我看清形势，“与右派分子程应镠划清界限”。

走进中文系的会场，我找了一张空着的椅子坐下。才伸手去取桌上的油印材料时，系主任就责问我：“是谁允许你拿的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只能把材料放回桌上。扫了一眼会场，遇到的都是冰冷的、陌生的眼光。

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向被认为是老好人的许之行老师。他的出身和一般人不一样，十多岁就在粮店里当上了小伙计。一天外出，门没有锁好，也不知丢了东西没有，遭到主人一顿痛打。他觉得没了活路，就坐在河边哭。这时走来一个高大的人，问明了原委，就把他带回自己工作的地方——湖南高师。这个人就是毛泽东。许之行就这样在毛泽东的身边学习、长大。可能是因为许生性温和、顺从，不适于搞革命工作吧，在毛的身边读了几年书，就由毛的朋友带来上海，成为一个不很知名的作家。现在是师专中文科的老师。

许过世后，有一位当时中文系的老师告诉我，反右前一年，许去北京看望过毛泽东，毛象兄长一样接见了。他。临行还送了他五百元。分手时，毛突然提了一个问题：“你们学校有一个叫程应镠的，你认识吗？印象如何？”许是一个很忠厚的人，从不论议他人。程又是一个埋首工作的人，两人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交往，但他也知道程的为人，说了不少好话，如工作勤奋等。临别时，毛对他说，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，不要是非不分。他听了这些话，如坠在五里雾中。回学校后和几个老同

事谈过这件事。在开展对程的批判时，他和几个平时交往较深的同事多次谈过这件事，说过自己的疑虑。

此刻他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看我把油印材料放回去后，就把一个白色的小盒子放在我手中，还轻轻地说了句：“你听！它们的声音很好听，是金铃子。”我接过来在耳边放了放就还给他了。只点了点，什么也没说。能说什么呢？如果我知道他当时的心情，连这个盒子也不会去接，能把这样一个忠厚的老人拽进这个打打砸砸的气氛中来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金铃子的叫声，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境中。

开过这次会后，就不再有理我了。好像我已不复存在。要是我能处之泰然，不去想自己为什么会被摺在一边，或许还能逃过这一劫，我毕竟只是一个小人物呀！但我却不时去找覃英，说既然不要我参加系里的学习，就给我分配一些工作吧！她好像很为难，说：“你才出院，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去

准备一下下学期的课，先把讲义写出来吧！”我就天天去办公室写讲义。没有几天，两位同组的年轻教师就贴出了大字报，责问覃英为何纵容“右派分子李宗霖”。我觉得这样的大字报一贴，我就无法上讲台了，怎样面对学生呢？我把我的这个顾虑跟覃英说了。覃英马上顺水推舟，叫我不再写讲义了，下学期的课不要我上了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代她说出了她正难以出口的决定！

第二年的五月，先是在民盟内部，接着是在中文系由副主任召集的一个小会上，宣布了教师中五名右派的名字，我是最后一个。接着民盟刊物上把我列为第十类处理，从轻。但第十类处理的一位高桥中学的老师和我一齐，也戴了二十一年的“帽子”，丢掉了二十一年的教龄。这是当年我们都没有预见到的。

定案后，我被分配到图书馆。分配给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整理采购进的一批线装书。一个月后整理完毕，我离开了那间门窗终日紧闭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间进来的屋子，得到了一句“工作进度很快”的评语。以后，这样的工作也不多了，直到1975年退休，我接触图书馆业务的时间极少。其实那些年不务正业的岂止我一个人？

秋收

第一次下乡的身份是右派分子。地点是下沙，干的是秋收。一同下去的都是“人民”，只有我没有“人”的地位。

队伍被安排在一间泥地泥墙的茅草房中，四十个女中青年分成两排，头顶墙脚对脚地睡在泥地上。留给我的位子靠门边，门旁放着一个便桶，要使用它必须跨过我铺的。

那时我正病着，除了稀粥，几乎什么都不能吃。我们早晨出工，中午去食堂，下工后无处可去，年轻的姑娘们就排起了队，准备为农民演出，年纪大的就坐在门厅里选种子、打麦秸、准备播种、施肥时使用。领队对我没什么要求，我正病着，又不宜让我参加节目的制作和演出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农家姑娘发现我会画画，就同我分配了一项任务，让我和一位能写一笔好字的男同志搭手去各村的食堂、会场、幼儿园画壁画。我按照画册上的人物、房屋等，规规矩矩一笔一画地将它们搬到墙上。在农妇眼中，我画得有模有样，比同来的学生们画得好看。其实，他们的画有功夫，而我只是在依样画葫芦。这个“才能”被发现，使我在余下的十天里有了活干。我和那个书法好的男同事，挑着一副担子，箩筐里放着各种工具和颜料：从刷墙用的刷子到各种型号的画笔，从白石灰到各种颜料。一路走去，见到食堂，就画特别肥的猪，特别大的瓜果，被长得特别端正的男女青年赶着、抬着；到了幼儿园，就画白胖胖的娃儿和三轮车、洋娃娃。但毕竟是外行，有一次被一位农民指

出，麦种撒到相反的方向去了，我很惭愧对耕耘的无知，还主动做了一次自我批评。

画了十三天，给农民农妇们的印象都很好。第十四天工种改了，要堆建土炉子炼钢了，要烧稻草、秸秆做肥了。多亏农民向我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叫我去离得远些的村子，再画些宣传画。我又有活干了。此时，村民对我很亲切，他们还不知我是个“异类”。

秋收结束，收成实在不好。密植的结果，使稻种烂在了泥里。

但这一天有一个向大队献礼的活动，为了庆祝“丰收”。我和几个年龄相差有限的妇女被留下了，不参加这项活动。和我一起下乡的一队人，从门前经过，拿着大红的喜报。队长的责任田每亩七千六百多斤；书记的责任田亩产量更高，是七千八百斤。一位农妇说：“今年米粮吃不完了。”另一位说：“那好，撑破肚皮吃吧！”我已明确自己的身份，当然什么都不说。队长的妻子问我：“你喜欢吃什么？”我看见屋檐下吊着几个南瓜，就说：“我喜欢吃南瓜。”她笑了一声说：“别的没有，南瓜有，明天蒸了给你吃。”可惜，我没有享受到这一份特殊的礼遇。

两天后，我们排队走出村口，回学校炼钢去了。

回到上海，进入市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店铺几乎“十室九空”，特别是卖吃的。离开家半个多月，回来最想做的事是给孩子们带些吃食，但店铺的柜台都是空荡荡的。看得到还开着的吃食店中，除了以薯为馅的点心可凭票供应外，其他货柜都空着。走进家门，孩子们都拥了上来。问他们爸爸哪里去了，他们都说不清，只说是去了一个叫颛桥的地方，在那里学习，没有回来过。大女儿懂事些，她说：“回来过一次。”拿了几件换洗衣服，交了几块钱给她，还把一个可以用来买肉、蛋、油的本子交给了她。她还没有动用过，怕让同村的人看到，说这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待遇。

晚上，把孩子们打发上床后，就在灯下苦思冥想：“今后的日子怎么过。出路在哪里？”门一响，是他回来了，我们相对无言。打量着四个已入睡的孩子，觉得更无话可说。应镠从衣袋里掏出几颗糖，看着已经睡着的孩子们说：“我们那里的小铺里还有些糖，我买了些给孩子们解解馋的。你吃两颗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不能吃什么东西已经有几天了，说什么呢？不说更好些。

我们前面不远处就是闸北公园，应镠说那里还可以买到一些糕饼。第二天，他就带着几个孩子去了。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，特别是两个小的。我能做的就是忍住泪，不让自己的脸色吓着孩子们。我已经意识到，这不是苦难的终结，而是开始。

应镠告诉我，孩子们的祖母或将来上海，帮我们照顾他们，特别是那个最小的，没有人照顾很难挺过这一灾难，农村里听说已有饿死人的事了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如需转载，请联系本报。)

电影文学小说

墓碑镇的中国玛丽

作者：梧桐（印第安娜）

(上接2015年3月20日第8版)

第二十六章

嫁翡翠，威尔逊婚礼现场开枪

CanCan饭店张灯结彩，布置得十分喜庆。大礼服都已经备齐，放在堂屋里。玛丽还请了些女宾和翡翠在一起，陪她出阁。

大婚结束要逮捕门世五的事老是搅着玛丽的心。她心神不定，脑子里乱哄哄的，以致有几次翡翠叫她她都没有听见。翡翠感觉今天玛丽好像丢了魂似的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翡翠喊醒了玛丽，问：“玛丽姐，今天你怎么了，不舒服吗？”

玛丽自觉不好意思，说：“翡翠、世五，我有事跟你们谈谈。”说着将翡翠和门世五叫到一边。

玛丽说：“翡翠、世五，等你们结完婚，我有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。”

翡翠见玛丽这样不直截了当，有些奇怪，说：“姐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”

玛丽说：“世五，等婚礼结束，我要你跟着欧普走，到他那去住几天。你说好吗？”

门世五是个直性子，听到这样荒谬的要求，问：“到他们那里住几天？为什么？”

翡翠也问：“姐，为什么啊？”

玛丽要解释，但又很难解释，只好说：“姐已经答应欧普了，让世五去他那里住几天。”

门世五怀疑地说：“到他那里去住几天，也就是到监狱里去住几天，也就是他要逮捕我，是吗？玛丽姐？”

翡翠也说：“是啊，你答应他来逮捕世五了吗？”

玛丽自己也不能说服自己，可是又不得不说服世五，她说：“是为了保护世五的生命，这两天威尔逊已经狗急跳墙，他想杀死世五，因为他到过采矿工的现场。是他和阿华的案。威尔逊想杀证人！”

翡翠和门世五不语。片刻后，还是翡翠先明白。翡翠说：“世五，玛丽姐都是为你的安全好。我看还是这样吧！”

门世五铁青着脸。为了翡翠，他只能这样做。他说：“好吧，就这样！”

玛丽对门世五说：“世五老弟，笑笑，大喜日子，开心些。”

门世五勉强笑了笑，和翡翠一起离开。

这天，跳跳城欢天喜地庆祝翡翠和门世五的大婚。玛丽亲自为翡翠梳头，她唱着：“一梳梳到尾，二梳白发齐眉，三梳儿孙满地……”

玛丽为翡翠筹备了象征性的迎亲队伍，把新娘接进房间，新郎找红鞋。过木炭火盆，然后一拜天地，二拜祖先，三拜家。然后拜父母，门世五傻了，还是翡翠要司仪宣布，我们都没有父母，姐姐和姐夫代替父母拜。当司仪大声宣布时，玛丽的泪水都流了出来——多好的姐妹啊！

拜完姐姐和姐夫，翡翠和门世五夫妻对拜。敬茶、喝交杯酒等等不在话下。

仪式过后，玛丽在Cancan摆下酒宴，席自然是十分隆重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都来了。还有鼓乐手将欢乐的乐曲吹得震天响。大家敬酒取乐，高声喧哗，尽情地享受着华人传统的婚庆典礼。

玛丽坐在正厅头桌边，看着翡翠来回敬酒，心里万分高兴。

突然，有人来报，威尔逊带着灵狗的马队气势汹汹来了，他们的马队在Cancan饭店门口，手按着枪将饭店团团围住。屋里的人立马纷纷往外逃，乱成一团。

玛丽一阵心慌，这个威尔逊来得太快了，而且还和杀人眨眼的灵狗一起来的。他们要血洗CanCan餐馆了。欧普警长他们还没有到，门世五还没有被带走，她有点绝望，可是她站起来，要阿亮和阿华让乡亲们

从后门地道逃走。玛丽向门口走去。翡翠急忙跑上去，拉住玛丽：“姐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他们会杀死你的。”

玛丽挣脱翡翠的手：“翡翠，别拉着我，你别拉着我。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能怎么样杀我！”

威尔逊站在门口喊：“偷银子贼，出来，出来。玛丽，你这条母狗，你也给我出来，今天你去绞刑台去绞死吧！”

这时，从艾伦街的那头又来了一帮人。为首的是哈普，他们高呼着：“China John should go! China John should go!”

威尔逊看到哈普，心里很高兴。

威尔逊对哈普说：“今天我们把这个女人给烹了。哈普先生，你不是把这些猪仔的臭骨头都扔卡罗拉多河里去了吗？干得好！”

哈普狞笑着说：“你也不是把这些得麻风的中国人给烧了吗？是的，我的确把这些该死的猪仔的骸骨扔进河里去了，该死的中国人！如果下次再有会，我还要将他们扔去喂鱼！我要把这些死的和活的支那鬼都扔到亚利桑那的卡罗拉多河里去！”

威尔逊拍手：“好，说得好啊，今天我们共同把这个女人送上绞刑台吧！”

欧普并没有失言，他和摩根、道克早就到了，他们在离Cancan不远的OK卡罗尔酒吧喝酒。他们一直等着结婚仪式结束，这样，他们可以捞到门世五，把他给保护起来。可是没想到这威尔逊比他们想象得要早一个时辰到达，还带着杀人魔王灵狗！这个邮局的混帐哈普和他的人也来闹场。

道克是个急性子，他看到这批匪徒般的家伙在CanCan饭店前面门吼乱叫，早就按捺不住了，他对欧普说：“我们可以去了吗？这个门世五和玛丽时刻有危险啊！”

欧普很沉着地说：“你今天怎么沉不住气呢？道克，你喝你的白兰地好了。别的事

由我来指挥就是了。”

道克反问道：“你难道要等到玛丽被他们送的绞刑架下面，你才出去吗？”

欧普：“他们不会先把门世五杀死的，威尔逊要杀的先是玛丽，然后，他们会把门世五带走杀了。咱们先看看热闹吧！看看谁把谁送上绞刑架。”

他们俩碰了一下杯，继续观察着。

他们看到有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。欧普眼尖，认出来了：“这小子不是马修吗？”道克说：“是，这小子是马修。好个马修，有情有义。”

Cancan店门口，反中国移民的白人越聚越多，而且个个气愤填膺，地震般高喊：“China John should go! China Mary should go to hell!”

马修并不害怕这群人。他站了出来，大声地说：“我的朋友们，你们都被哈普的言论迷惑了。华人不是我们的敌人。他们是遵纪守法的人们。我们饿了，有他们的饭店；我们头发长了，有他们的发廊；我们家里的木材没有劈，有他们的劈木工；我们的银矿，有他们的矿工；你们家的院子是他们整理的，你们家的活是他们保姆做的。我们的衣服是他们的洗衣店洗的，甚至还为我们牛仔男人开了妓女店。有了他们，才有我们便利的生活，从墓碑镇到洛杉矶的铁路是他们造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？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。大家都回去吧。”

马修一席话后，有些人点点头，陆陆续续回去了。

威尔逊向马修开了一枪，打中了马修的肩膀。马修倒在地上。

威尔逊：“大家谁也不许离开。要不我就打死他。”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如需转载，请联系本报。)

分类广告 CLASSIFIEDS

裁缝店出让

地点好，客量多，有意者请致电麦先生：317-881-4876

Carmel老店转让

14年老店。生意稳，投资少，回报快。有意者请电赵师傅：317-350-0259

按摩店出售

因本人迁往他州，故将经营的按摩店出售，有意者打：574-339-6424。

床脚店转让

Jj Spa, 9451 E. Washington St. Indianapolis, IN 46229 价格一万九千元，电话：317-909-0851

日本餐馆出售

Sale for Japanese Sushi Restaurant Best location at Indy. Hiring Sushi chef 317-514-0013

印刷

名片、传单、菜谱、请帖。收费合理，服务周到。317-808-2222 Mark Stevens; 317-213-5825, 中文

Buffet 出售

印州中部Buffet店，地点好，学校附近，简单易做，成本低。生意稳定、包赚钱。有意者请电：317-776-1335

聘兼职职工或家庭看护

\$50/half day 3-4 hours. 5-6 days a week Call or text Karen at :317-414-3218 Email: kyan88@comcast.net

招聘

诚聘熟手厨房杂工多名。联系电话：317-446-5850

招聘收银员

越华超市急聘几位收银员。请联系周先生 502-439-6427。

餐馆招聘

请启台、洗碗工、帮炒。有兴趣者，请联系幸运楼 317-446-5850

欢迎刊登分类广告

印州缘来介绍所

临时住宿，机场，客运站接送，婚姻，各种职业介绍等。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！电话：317-964-1769

印城精诚装修

商业店铺、翻新房屋、地下室、卫生间、厨房、地板、瓷砖。拥有商业保险，经验丰富，价格合理，免费估价。联系：王文权，电话317-446-8788 email:wenquan.wang2012@gmail.com

接送、翻译、电脑维修

电脑维修升级，教车陪练，机场接送，国语、粤语、英文十分流利可胜任任何口语翻译以及文书翻译，旅游或者商务接待。价格优惠，服务质量保证。有意者请联系电话：317-370-1091，或邮箱：liuyue2014usa@gmail.com

现金收购二手车

现金收购各种旧(废)车辆，废车处理，拖车服务。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：317-828-0820

美容院/指甲店转让

Very new beauty salon / nail salon for sale. North of Indy, great location with potential walk-in customer. Owner has other commitment. 店好区好利润高。电话: 317-225-3338.

中医针灸，脊椎专科

网址: www.yanghealthcenter.com 专治: 腰背痛、妇科、疑难杂症。报车祸保险。免费咨询，电话: 317-816-4006

美容美发专营

17年经验理发师，专营各式男女理发、婚礼盘头化妆、美容护肤面膜。服务周到，价钱合理！电话：317-964-1769 地址：10255 N College Ave., Indianapolis IN, 46280

黄师傅专业地板

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，承接过多家建筑公司工程。现承接商业、家庭各种木地板工程。精心施工，免费评估。电话：317-828-8257。

机场接送

提供机场、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。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：317-828-0820。

搬家公司



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



1-888-218-MOVE

如您想登刊登分类广告，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@gmail.com，或致电：317-213-5825。分类广告价位：每30个字\$5；加入照片\$5；加边框\$20